



蕭爾基著

市民

沐



高爾基著

(М. Горький)

林陵譯

小市民

(МЕШАНЕ)

【四幕劇】

上海

時代書報出版社

一九四八年再版

Шанхай Эпоха 1948

月 字 本

人 物

別斯謝妙諾夫(姓)，萬西里(名)·萬西里維赤(父名)(Бессеменов, 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)，五十八歲，富裕的小市民，一個油漆部的工頭。

阿庫林娜·伊凡諾夫娜(Акулина Ивановна)，他的妻，五十二歲。

達吉羊娜(Татьяна)小學教員，二十八歲 } 他們的子女。

彼得(Петр)，曾經是大學生，二十六歲

尼爾(Нил)，別斯謝妙諾夫的養子，機師，二十七歲。

畢爾契興(Перчихин)，別斯謝妙諾夫的遠親，歌鳴鳥雀的販賣者，五十歲。

波麗雅(Поля)，他的女兒，縫衣女工，在人家做散工，二十一歲。

葉林娜·尼古拉亦夫娜·克里夫足娃(Елена Николаевна Кривцова)，監獄看守者的寡婦，住在別斯謝妙諾夫家，二十四歲。

吉見列夫(Тетерев)，唱唱的 } 別斯謝妙諾夫家的食客。
西施京(Шишкин)，大學生 }

次維達亦娃(Цветаева)，女教員，達吉羊娜的女友，二十五歲。

史吉邦尼達(Степанида)，女廚子。

過路女人。

小孩，油漆工人。

醫生。

地 點

一個外省的小城市。

佈 置

一個富裕小市民家的房間。它的右角是由兩片沒有門窗的板壁隔開。板壁直角突入房間，擠掉房間的後部，在前部再形成一個小房間，藉很大的木穹門隔開。穹門中張着一根鐵絲，鐵絲上掛着花色的幕布。大房間後面的一堵牆上，有一扇通入口小間和這座房子的另外一半，那裏設着廚房和食客的房間。門的左面是一隻巨大沉重的碗盥櫥，屋角裏是一隻箱子，右面是一隻裝有穀子的古舊掛鐘。像月亮似的大鐘擺在玻璃裏面緩緩地搖擺着，房間裏安靜的時候，便聽得見無聊的聲音：達，達！達，達！左面牆上有兩扇門：一扇門是通老人的房間，另一扇通往彼得的房間。在兩扇門之間是一隻鋪着白磁磚的爐灶。爐灶旁邊是一張蓋着漆布的輪床，輪床前面是一張大桌子，人們就是在這張桌子上吃飯，喝茶。廉價的柳條椅子整齊得使人討厭地排在牆腳下。左面，緊靠着舞臺邊是一隻玻璃棚，棚裏是各色的匣子，復話節雞蛋，一對銅蠟台，一些茶匙和湯匙，幾隻銀茶杯，銀酒杯。穹門裏的那間房，觀眾對面的牆腳下是一隻鋼琴，放着歌譜的小書架，屋角裏是扁葉樹蓆。右面牆上有兩個窗戶，窗台上放着花，窗內是一張躺椅，椅旁的牆壁下是一張小桌子。

第一幕

黃昏，約近五時。秋之陰晦透入窗中。大房間裏幾乎是暗黑的。

達吉羊娜，半臥在躺椅上，讀書。波麗雅在桌旁縫紉。

達吉羊娜（讀書）。「月亮出來了。看起來真奇異，從它，從這樣細小而悲愁的月亮裏，在大地上流散出這樣多的銀亮的，愛撫的光……」（把書拋在膝上）。黑了。

波麗雅 把燈點上嗎？

達 不要！我唸得疲倦了……

波 這書寫得多好啊！就這樣很平常……而且很悲傷……抓住人的心……（啞場）。真想知道——結果怎樣？他們成親呢——還是沒有？

達（怫然）。事情並不在這裏……

波 換我就不愛這樣的男人……不愛！

達 爲什麼？

波 他是個無聊的人……老是訴苦……沒有自信，因爲……男人應該知道，他活着必須做些什麼……

達（聲音不高地）。可是……尼爾——知道嗎？

波（確信地）。他知道！

達 知道什麼呢？

波 這個……我不能給你說得清楚……像他說得那樣簡單明白……不過可以說，壞人……惡人和貪心的人要吃他苦頭的！因爲他不喜歡他們。

達 誰是好？誰又是壞呢？

波 他知道！……（達吉羊娜默不作聲，並不看着波麗雅。波麗雅微笑着拿起她膝上的書）。這寫得真好！她是一個很能逗人喜愛的……這樣直爽，隨便的姑娘！你看到一個用可愛的形象描寫出來的女人，你自己也覺得自己好一些……

達 你是多麼天真……可笑啊，波麗雅……可是這全部故事却使我很反感！是沒有這樣姑娘的！就是莊院，就是河，就是月亮，也是什麼

都沒有的！這都是編出來的。並且書本裏所描寫的生活，總是和事實上不一樣的……比方說，像我們的，像你的生活那樣……

波 寫是寫有趣的事情。可是我們的生活中有什麼趣味呢？

達 （並不聽，不悅地）。我時常覺得……人們寫書……那些人們不喜歡我……總是和我爭論。好像他們對我說：這個比你所想的要好，這個要壞……

波 可是我却以為，所有小說家都一定是好人……我倒想看看這小說家！……

達 （好像自言自語）。他們把壞的和苦的事情描寫得並不像我所見到的那樣……有些特別……比較誇大……用悲劇的聲調。而好事情呢，他們却是編造出來的。誰都不會像書本裏所寫的那樣講戀愛！生活完全不是悲劇性的……它像一條很大的，混濁的河那樣靜靜地，單調地流着。可是你看一看，河怎樣流，那末眼睛就要疲倦，寂寞起來，……腦袋發鈍，甚至於不願意想河為什麼流？

波 （深思地看着前面）。不，我要看看這小說家。你看過小說了，可是我一點也沒有，我老是想——他是什麼樣子？年輕，年老？黑皮膚？……

達 誰？

波 就是這位小說家。

達 他死了。

波 啊呀……多可惜！多久了？年輕嗎？

達 中年。他喝酒……

波 可憐的……（啞場）。為什麼聰明人總醉酒？就是這一個，我們的那位吃閒飯的，唱唱的……他不是聰明的人嗎，可是却喝酒……這可為什麼？

達 活得無聊……

彼得 （睡眼惺忪的，從自己的房間裏走出來）。多黑啊。誰坐在那？

波 我……和達吉羊娜……

波 為什麼你們不點火？

彼 有木油的氣味從老人們那透進我的房間……一定是，就是為了這個緣故，我夢見，我好像在一條什麼河上漂浮着，河裏的水很濃，像

松油一樣……漂得很沉重……我不知道，應該漂到那裏去……也看不到河岸。我遇到一些木片，可是我把它們抓住的時候，它們又化成灰塵了……是爛的，是腐敗的。閒扯淡……（吹口哨。在房間裏踱步。）該喝茶了……

波 （點燈）。我去，去弄……（下）。

彼 每到晚上我們家裏就好像特別……又擠又陰沉。所有這些古董東西便都長大了，變得更大，更重了……並且把空氣擠壓得妨礙呼吸。（用手敲敲櫥）。看，這隻大櫥放在一個地方不動……有十八年了……據說，生活很快地向前推進……可是生活卻沒有把這隻櫥移動一寸一分……我小時候額骨曾經不止一次撞在它的城牆上……現在它不知為什麼又妨礙我了。笨東西……還不是櫥，簡直是什麼兆頭，……鬼來把它搬走就好了！

達 你多麼無聊啊，彼得……你這樣生活沒有好處。

彼 這怎麼說？

達 你什麼地方也沒有去過……單是到上面葉林娜那裏去……每天晚上。這使老人們很不放心……

〔彼得並不同答地踱着，打着口哨。〕

你知道，我疲倦透了……在學校裏，噪吵和混亂使我疲倦……在這裏——安靜和整齊使我疲倦。雖然，自從葉林娜搬來之後，我們家快樂得多了。是呀，我很累！放假還早呢……十一月……十二月。

〔鐘鳴六下。〕

別斯謝妙諾夫 （從自己房間裏伸出頭來）。像小羊似的叫喚！那呈文，恐怕，又沒有寫吧？

彼 寫好了，寫好了……

別 總算搗出工夫來了……唉呀呀！……（隱沒）

達 這又是什麼呈文？

彼 跟買賣人西淑夫（Сизов）討披屋屋蓋油漆的錢十七魯布五十戈比……

阿庫林娜·伊凡諾夫娜 （拿着燈走出來）。外面又下雨了。（走到櫥跟前，從櫥裏拿出碗盥來，擺臺子）。我們家有些冷末。爐子生過了，還冷。老房子……透風……呵嚇嚇！孩子們呀，爸爸可又生氣

啦……他說，他的腰要斷了。他也老了……而且什麼都不稱心，亂七八糟……開銷大……心事重。

達（對兄弟）。你昨天在葉林娜那坐過嗎？

彼 坐過……

達 快樂嗎？……

彼 和往常一樣……喝茶，唱歌……抬槓……

達 誰跟誰？

彼 我跟尼爾和西施京。

達 照老習慣……

彼 是的。尼爾對於生活的過程很驚奇……他狠狠地刺我……宣傳要積極、要愛生活……可笑！聽着他的話，你會把這誰都莫明其妙的生活想像出來……好像有些像美國老太太，她眼看就要來了，來把各種各樣的福氣撒在你的身上……西施京呢他宣傳牛奶的好處和吸烟的害處……揭露我布爾喬亞型的思想。

達 還是那末一套……

彼 是呀，老習慣……

達 你……很喜歡葉林娜嗎？

彼 很——很不錯……她漂亮……快樂……

阿 她是個浪蕩女人！她的生活荒唐！每天每天她家有客人，又喝茶，又吃糖，……又跳舞又唱歌……可是連隻洗臉盆都買不起！用盤子洗臉，把水潑在地板上……房子都爛了……

達 昨天我到俱樂部裏去……出席一個家庭晚會。本城參議會參議索莫夫（Сомов），就是我們學校的保護人，對我幾乎點頭都沒有點……是的。可是法官羅曼諾夫（Романов）的姨太太走進大廳的時候，他便奔到她跟前，像對省長太太似的，鞠了一個躬，並且吻了吻手……

阿 這樣不要臉的東西，啊？應該挽着規矩姑娘的手，並且要敬重她，很神氣地領她在客廳裏走過，當着人家的眼……

達（對兄弟）。不，你想想看！一個女教員，在這些人的眼裏，並不比一個淫蕩的塗脂抹粉的女人受注意……

彼 這種……下流的東西不值得注意……應該把自己提得高些……她雖

然淫蕩，但是倒並不打扮……

阿 你爲什麼知道？舐過他的嘴巴嗎？人家欺負姐姐，他却爲欺負人的人辯護……

達 媽媽！有你說的了……

彼 不，當着母親的臉是完全不能說的……（門外小間裏有沉重的腳步聲）。

阿 你看你看！拉開嘴了……你呀，彼得，沒有聽到腳步聲，就早該去把茶鼎端進來……不然史吉邦尼達又要抱怨——重了，什麼了……

史吉邦尼達（捧進茶鼎，把它放在桌子旁邊的地板上，直起腰來，喘着氣，對女主人說）。噯，隨你的便，不過我又要說，——我沒有氣力把這鬼東西給載進來，——腿都要折斷了……

阿 怎麼呢——你要吩咐僱一個專門的人嗎？

史 隨你的便！去叫唱唱的搬好了——他算得什麼？彼得，把茶鼎搬到桌子上去，實實在在沒有氣力！

彼 好，就來……噯！

史 謝謝（下）。

阿 真個的，彼得，你去對唱唱的說，就讓他搬茶鼎吧？真的……

達（愁悶地嘆了一口氣）。我的天呀……

彼 要不要對他說，叫他挑水，擦地板，打烟囪，真的，還有洗衣服？

阿（惱怒地向他揮手）。說什麼廢話？這些各有按排，用不着他，就能做……可是茶鼎是要拿的……

彼 媽媽！你每天晚上提出這斷命的問題，——就是誰該搬茶鼎的問題。你得相信，在你們沒有僱管院子的之前，這問題一直不能解決。

阿 管院子的，那個鬼要他？你父親自己收拾院子……

彼 這個叫做小氣。小氣是不好的，既然銀行裏有……

阿 噓噓！別作聲！你父親要是聽見了——他可要你銀行的死！你難道存過錢到銀行裏去嗎？

彼 聽我說呀！

達（跳起來）。彼得，你就住了嘴吧……人家忍不住了……

彼（走到她跟前）。噯，別叫喚！你自己不知不覺地捲進這個辯論了……

阿 哼哼起來了！母親連說句話都不行了……

彼 一天又一天，老是那末一套……被這些辯論辯得好像煤灰，鐵鏟落到靈魂上了……

阿 （向自己房間的房門叫喊）。父親！出來喝茶……

彼 等我大學開除時期滿了之後，我便到莫斯科去，和從前一樣，到這裏來住一個禮拜，多不住。三年大學生活，我家裏住不慣了……這種小氣的派頭和小市民的庸俗都看不慣了……一個人生活舒服，不受老家的誘惑！……

達 我却沒有什麼地方好去……

彼 我對你說——去進補習學校……

達 呀，我為什麼去進補習學校？我要生活，生活，不是學習……你要明白！

阿 （把茶鼎上的茶壺拿下來，燙痛了手，叫了起來）。呀，拿山砸死你！

達 （對兄弟）。我也不知道，也想像不出——什麼叫做生活？我該怎樣生活？

彼 （深思地）。可不是，應該善於生活……小心生活……

別 （從自己的房間裏走出來，打量一下子女，坐在桌子跟前）。吃開飯的招呼沒有？

阿 彼得！去叫去……

〔彼得下。達吉羊娜走到桌子跟前。〕

別 又是買的鋸開的方糖？我說了多少遍了……

達 唉，不反正都是一樣嗎，爸爸？

別 我不是對你說，是對母親說。我知道，對於你反正都是一樣。

阿 我統共買了一斤，父親，有整整的一大塊，就是還沒有來得及打碎……你別發火！……

別 我不發火……我是說——鋸開的方糖又重又不甜，因此，就不合算。糖總應該買整塊的，回來自己打碎。打碎了有碎片，碎片可以燒東西吃。糖本身呢，既不重又很甜……（對女兒）。你為什麼愁眉不展，唉聲嘆氣？

達 沒有什麼。沒有什麼……就這樣……

別 既然沒有什麼，也就沒有什麼氣可嘆。難道父親的話聽起來就這麼

難受？我不是爲我自己，而是爲你們年輕人說的呀。我們把我們自己的壽活過了，你們得活下去。可是朝你們看看，就不明白，怎麼，實在說，你們想活不活？你們打算做什麼？你們不喜歡我們的規矩，這個我們是看得出的，覺得出的……可是你們想出你們的規矩是怎麼樣呢？這倒是一個問題。可不是……

達 爸爸！你想想看，這話你對我說第幾遍了？

利 還要說，沒有完結，我要一直說到下棺材！因爲——我活着的時候，我不放心。不放心你們……沒有好好地想想，我就放你們去受教育了，真後悔……你看——彼得被開除出來了，你呢——當老處女。

達 我做事……我……

別 聽說過。可是做這事情，誰得到好處呢？你的二十五個魯布——給誰都沒有用。你去嫁個丈夫吧，過合法的生活，——我自己可以每個月付你五十魯布……

阿 （父親和女兒說話的時候，她坐在椅子上一直不安地轉動着，幾次企圖說些什麼話，終於，親暱地問道）。父親，奶油菓子包……你要不要？吃中飯剩下來的……啊？

別 （轉身向她，起初向她怒目而視，後來又掩鬚微笑地說）。好吧，去把奶油菓子包拿來……去拿來……唉喲喲！（阿申林娜·伊凡諾夫娜奔向大櫥，別斯謝妙諾夫對女兒說）。你看見沒有，你母親像鴨子保護牠自己小鴨不讓狗咬似的保護你們，別讓我咬了……她老抖着，老是怕着，怕我的言語別傷害了你們……啊，賣鳥的！來了，完蛋的人！

畢爾契興 （在門口出現，波麗雅跟在她後面默默地走進來）。恭祝全家太平，白頭髮的老闆好，漂亮的太太好，可愛的兒女好——世世代代好！

別 你又是有了喝酒的許可嗎？

畢 有了傷心的事！

別 什麼傷心的事？

細 （一面致候，一面講）。今天把金翅雀賣掉了……這隻鳥我養了三年，牠能唱顫音，——却賣掉了！爲了這個行爲自己覺得是一個下流的人，所以很感傷。疼那隻鳥，慣了……喜歡牠……

〔波麗雅微笑着，向父親點頭。〕

別 既然如此，又爲什麼賣了呢？

畢 （撫着椅背，繞着桌子走）。人家出的好價錢……

阿 你要錢幹什麼？你反正都是瞎化……

畢 （微笑）。不錯，母親。我的手存不了錢……不錯！

別 那就是說，還是沒有理由賣掉呀……

畢 有理由。那隻鳥眼睛發糊塗了……可見，快要死了……

別 （笑了起來）。你倒並不完全是傻子……

畢 難道我這個是出於聰明嗎？這是出於我本性的下流……

〔彼得和吉見列夫上。〕

達 尼爾在那？

彼 和西施京去排戲了。

別 他們要在那演戲啊？

彼 在校場。演給大兵看。

畢 （對吉見列夫）。給老天爺的笛子請安。我們去捉小雀好嗎，叔叔？

吉 可以。什麼時候？

畢 就明天吧。

吉 我不能：有死人……

畢 在樹彌撒之前。

吉 那我呢，你來找我好了。阿庫林娜。伊凡諾夫娜！中飯有什麼剩下來沒有？飯或是諸如此來的東西。

阿 請，老伯，有。波麗雅，去拿來……

〔波麗雅下。〕

吉 十二分的感謝，因爲今天，這是你們知道的，因爲喪事和喜事還沒有吃飯……

阿 我知道，知道……

〔彼得端着注滿的杯子走到穹門那面的房間，父親以審察的眼光，吉見列夫以不友好的眼光目送着他。幾秒鐘之間大家默默地喝着和吃着。〕

別 你呀，吉見列夫，這一個月生意倒很好。幾乎每天有死人。

吉 運氣……還不錯。

別 喜事也常常有……

吉 很熱心娶老婆……

別 你攢積些錢，自己也去娶個老婆。

吉 不高興……

〔達吉羊娜走到兄弟那去，他們之間開始低聲的談話。〕

畢 別討老婆，不要！咱們老弟，怪物，討老婆沒有用。咱們還是去捉雪鳥……

吉 同意……

畢 捉雪鳥——這是妙得了不得的行業！雪剛下下來，大地好像穿上了復活節的白袍……又乾淨又光亮，並且四周是溫柔的幽靜……特別是，假如是陽光充足的日子，樂得心都要唱起來！樹上秋天的葉子還流露着金色，樹枝已經灑出胖胖的白雪的銀光了。於是就向這個迷人的美景——咕爾！咕爾！——突然從潔淨的天上降下一隻紅色的小鳥，吱！吱！吱！好像罌粟花開了。那樣不大點的小鳥，整齊齊的，像大將軍似的。跑來跑去，又叫又吵——簡直迷人的心啊！自己都想做一隻雪鳥，好和牠們一同在雪裏亂扒……嘿！……

別 雪鳥是糊塗的鳥。

畢 我自己也糊塗……

吉 講得很好……

阿 （對畢爾契興）。你還是小娃娃……

畢 我喜歡捉鳥！世界還有什麼比唱歌的鳥更好玩嗎？

別 可是捉牠，捉鳥，是罪過的。你知道嗎？

畢 我知道。但是，既然我喜愛這個，而且除此之外，我什麼也不會做。我以爲是這樣：無論什麼事情，只要喜愛，都神聖化了……

別 無論什麼事情？

畢 無論什麼事情！

別 假使有人喜愛把別人的東西放進自己的口袋裏呢？

畢 這已經不是事情，而是偷了。

別 唔……那，也許……

阿 （打着哈欠）。啊呵呵！有點寂寞……怎麼每逢晚上都是寂寞……你呀，吉見列夫，就把你的奇達琴拿來，彈彈吧……

吉（安靜地）。最可敬的阿庫林娜，在我租房子的時候，我並沒有負娛樂你們的義務呀……

阿（弄不明白）。你怎麼說？

吉說得又響又清楚。

別（懷着奇怪和惱怒）。吉見列夫，我看着你，就覺得奇怪。你這個人……請原諒我的用詞，完全是……那裏也沒有用……什麼也沒有用，可是你的驕傲却純粹是老爺脾氣。那來的？

吉（安靜地）。天生的……

別你有什麼可驕傲的，你倒行個方便，說說看？

阿他這不過老是作怪罷了。他會有什麼驕傲？

達媽媽！

阿（驚起）。啊？你怎麼啦？

〔達吉羊娜實難地搖搖頭。〕

阿難道我又說得不對了嗎？好，我就不說話……上帝保佑你們。

別（受辱的樣子）。你，母親，自己的思想要表現得小心些。我們是生活在有學問的人中間。他們對於什麼都可以用科學和高級的天分來加以批評。我和你是老人，是糊塗人……

阿（和順地）。那還用說！當然……他們有見識。

畢你啊，老兄，還可說得對。雖然是說笑話，可是對……

別我不是說笑話……

畢慢點！老人確實是糊塗東西……

別特別是朝你看看之後。

畢我不算數。我甚至於以為：要是沒有老人，也就沒有糊塗事情……老人動腦經，像濕木頭生火：煙比火多……

吉（微笑）。我贊成……

〔彼雅雅默默地看着父親，用手撫摩他的肩。〕

別（陰沉地）。如此，如此！好，再扯下去……

〔彼得和達吉羊娜打斷自己的談話，微笑地看着畢爾契興。〕

畢（興高采烈地胡扯）。老人，主要是頑固！老人，他明明看見是做錯了，他明明覺得什麼也不明白，可是却不肯承認這一點。驕傲啊！生活，是，生活過，單是褲子，也許，就穿破過四十條，突然

——不懂事情了！怎麼會這樣？真糟糕。可是，他把自己的話却老是搞咕着：我老了，我對。怎麼樣？他的腦經發沉了……年輕人的腦經却又快又輕……

別（粗魯地）。好，你扯開了，可是……你可對我說說看：我們既然糊塗，那末，應該教我們聰明呀？

畢那裏話？向石頭射箭——箭也要折斷……

別慢站，別打斷！我比你年紀大。我說：快腦經却避開我們，我們老頭子，跑到犄角裏去，從那裏探出可笑的嘴臉，但是却不願意和我們說話？你倒想想看……我也去想想看……獨自一個人，既然我對於你們一羣人很蠢……（喧聲地把自己的椅子推開，在自己房間的門口說）。我有學問的兒女……（啞場）。

畢（對彼得和達吉羊娜）。孩子們！你們為什麼得罪老人？

波（微笑地）。這是你得罪他……

畢我？一生一世從來沒有一次得罪過一個人……

阿唉，兄弟們！我們還可不行……為什麼得罪老頭子？大家都誇口，大家都不滿意……他老了，他要安靜……應該尊敬他……他是父親呀……我去看看他。波麗雅，你把碗盞洗洗……

達（走到桌子跟前）。父親為什麼生我們的氣？

阿（在門口）。就是你頂要避開他……聰明姑娘！

〔波麗雅洗碗盞，吉見列夫手肘支着桌子，用沉重的目光看着她的臉。畢爾契與走到彼得跟前，在桌子旁邊坐下。達吉羊娜緩緩地走進自己的房間。〕

波（對吉見列夫）。你為什麼這樣……看着我？

吉就這樣……

畢你在想什麼，彼得？

彼到什麼地方去……

畢我早想問你，請你告訴我，開陰溝是什麼意思？

彼你為什麼要知道？把這講得使你清楚地明白——要很久……並且很沉悶……

畢你自己可知道不知道？

彼知道……